新时代网络意识形态治理的方法路径研究

陈韦宏
（新疆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新疆 乌鲁木齐 830017）

摘要：【目的】新时代网络意识形态治理如何控制好意识形态工作风险爆发的源点重点，把控好意识形态工作的最大变量是主要研究目的。【方法】通过分析现有网络意识形态文献，结合新时代背景，缕析网络意识形态治理的可行路径。【结果】网络意识形态治理必须牢牢把住网络空间的主导权、话语权与管理权，才能达到构建有效网络沟通渠道，实现网络环境可管可控的结果。【结论】提升网络意识形态工作实效必须从实际现状出发，利用好主流意识形态的坚固阵地，始终把好旗帜方向，运用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武器占领意识形态高地，提升网民对主流话语表达的接受度、亲近感、悦纳感，拓宽网络意识形态的治理路径。

关键词：网络意识形态；风险防范；网络治理；主流话语表达　　中图分类号：G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134（2023）05-081-04　　DOI：10.19483/j.cnki.11-4653/n.2023.05.018
本文著录格式：陈韦宏．新时代网络意识形态治理的方法路径研究 [J]. 中国传媒科技，2023（05）：81-84.

网络意识形态是新时代做好意识形态工作需要关注的重点领域，党中央高度重视互联网工作，在互联网“良治”“善治”方面出台系列政策、采取了重大举措，走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治网之路。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到“网络生态持续向好，意识形态领域形势发生全局性、根本性转变”[1]，肯定了近十年来我国对网络意识形态的治理，对其向稳向好的发展态势作出了深刻判断。随着人民生活不断科技化、智能化，以互联网为载体而存在的网络意识形态逐渐融入日常生活，成为人民自在而不自察的生活要素，如何用好强大的网络媒介，宣扬主流价值观，驾驭互联网这个“最大变量”，已然成了摆在网络治理道路上的重要问题。

1. 追根溯源：探源网络意识形态

1.1　网络意识形态的发展特点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结构转型，利益诉求逐渐差异化，折射进网络空间，表现为多元思想相互碰撞，生活方式相互交错。群体秉持不同价值理念，主张不同利益诉求，各类观点在网络交锋，致使评价标准鱼龙混杂，网络意识形态的治理更难把控、更具挑战。

网络普及以前，民众信息获取渠道主要集中在报纸、电台、电视等传统媒介上，决定了信息获取方式上由单一主体向多方向传播的特性，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信息传播的话语权。但互联网的发展将信息的主要传播方式由中心化向碎片化转向，由此诞生的成倍信息主体进一步削弱了传统媒体的影响力。究其根本，碎片化的主体发展趋势是个体在生产力高速发展的背景下不再满足于以往固定时间、固定方式接收讯息的传统模式，进而希望随时随地获取讯息，达到信息解放的需求与愿望。以国内的新媒体平台微博为例，用户以短文字、短视频形式上传信息，其他用户通过算法快速浏览同质化、符合兴趣点的资讯，并以参与人数多寡实时演算热搜，引发社会公众广泛讨论，其门槛低、信源多的特点极好地诠释了互联网背景下参与主体碎片化的发展现状。

个体思想的差异性与在改革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多样化利益关系，正通过网络加速表达。移动智能设备的发展促使社会群体形成了利用零散时间吸纳浏览信息的习惯，短时间内摄入的只字片语可能无法真实地还原事件真相，但民众却有可能根据现有片面信息迅速做出响应，以集体性的形式参与到对信息的处理中。群体的逻辑与理性总是低于单独的个体，但是从情感的行动角度看，群体可能比个体反应更激烈，且思维模式的加速转变进一步导致了网络中的群体比在单人决策时更有可能做出情绪偏激的行动，以往潜在的个人诉求也更有可能转化为公开的群体诉求，进而影响

基金项目：新疆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研究”（项目编号：XSY202201017）。

网络舆论导向，造成不良的社会影响。

1.2 网络意识形态呈现的多样化表现形式

在新的生产力条件下诞生的网络意识形态，必然拥有新的发展特点与表现形式，如果仅将网络作为一种信息通信技术或新的媒介传播方式，是无法把握住网络意识形态的本质的。传统媒体的一元话语中心近年来因为互联网强大的信息传播能力而被逐渐消解，呈现出“去中心化”与“再中心化”特征，在网络上营造出一种“处处皆中心，无处为边缘”的新形态。过去静态的、被定义的事物，很多早已被互联网颠覆，成了去中心化、多元化的存在，这种现象的产生在于科技的进步向人们赋予了网络上的话语权，单一用户为节点的传播网络中，每个用户既是信息的传播者，也是信息的接收者，群体通过志趣、爱好聚集在一起，演变成新的信息主体，让“人人都有麦克风，人人都是通讯社”成为可能。归根结底，这类话语权的获得本质上是科学技术所赋予的权利，是信息获取门槛降低、网络技术发展所衍生的现象，科技的进步让个体接触、分享信息不再困难，且新媒体平台的诞生同步催生出信息传播的全新路径，使得个体利用网络分享想法、建立话题的过程不再困难，进一步凸显了网络意识形态的多元性。

1.3 网络意识形态工作更具挑战性

在新形势下，网络意识形态工作愈发复杂，治理难度愈具挑战。随着近年来移动端互联网的发展，入网设备节节攀升，使用网络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但也同时加剧了网络意识形态的治理问题，在网络信源不断增多而导致的网络信息爆炸增长的大背景下，网络意识形态的鉴真辨伪愈发困难，各类机构、网络民众在甄别信息时也显得愈发无力，部分网站为了提高点击率与浏览量，追求效益最大化，刻意制作话题，制造网络舆情，极大干扰了互联网的基本秩序，为管理网络意识形态工作增添了诸多困难。现如今，网络意识形态的监督管理工作正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呈现出多领域、跨学科的复杂发展态势，同时，网络舆情加速与细分领域相结合，用其他学科的外衣做掩护，进一步提高了网络言论的鉴别难度，对从业人员的学习能力、网络技术、个人学识提出了更高要求，也进一步凸显了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的复杂性与多变度。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在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环境的基础上提出“做好社会主流价值导向”“讲好中国故事”等方法，不断提升官方媒体的话语公信力，基本廓清了网络上的噪音、杂音，逐步消除了民众因不良网络环境而产生的疑惑与不信任感，为科学用网、上网制定了行为守则，为网络意识形态管理工作提供了更为清晰的前进方向。

2. 网络意识形态面临的风险挑战

2.1 多重话语体系下网络意识形态面临的风险挑战

主流意识形态在网络场域中的缺位风险。传统网络场域中存在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在网络时代受到了冲击，大大削减了主流意识形态的政治功能，繁杂信息造成的信息迷雾使得现代人无法正确做出判断，随之催生的多重话语体系与思想体系在网络环境中不断发酵，产生的非主流意识形态正窥视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同时吸引着一群不明就里的拥趸为其摇旗呐喊。正如马克思所说：“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2]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加以洞察分析，拒绝马克思主义在网络空间的“失语”“失踪”“失声”。

齐抓共管网络意识形态的缺失风险。在传统安全问题与非传统安全问题交织的大背景下，网络安全作为非传统安全中亟待解决的重点问题更具代表性、严峻性。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及互联网治理时，曾说道：“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过不了互联网这一关，就过不了长期执政这一关。”[3]网络安全作为国家安全的重要一环，作用不容忽视，且随着网络安全问题多样化、隐蔽化的趋势加深，网监部门有效监管的难度日增，进一步凸显出建立全社会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协同治理体系的必要性。政府作为网络安全治理的中坚力量，是动员网民积极性，号召各行各业力量参与网络安全治理的核心与关键，应为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环境，弘扬主流价值话语体系承担主体责任；互联网企业作为社交平台的实际运营者，更应管好用好网络社交平台，绝不能仅把网络平台当作实现企业效益的工具，而应将其作为传播正确价值追求，重塑社会话语体系的重要桥梁；网民作为网络环境中最活跃的分子，应积极行使净化网络空间的权利，监督错误言论，履行向网监部门反馈不当舆情的义务。

2.2 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现存的突出问题

在传统的话语体系与社会架构中，社会普遍缺乏有效的沟通交流机制。改革开放以来，社会进入转型期，随着私企、个体人员增多，利益诉求更加多元。2000年前后，中国的互联网逐步普及，群体事件在网络平台集中表达，利益诉求与舆论热点在网络空间此起彼伏，民众的利益表达渠道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个阶段，信息传播主体逐渐利用互联网平台突破了限制，用网

络技术实现了科技对个人话语权利的赋权。但个人权利赋能后的网络环境也间接造成了诸多网络管理问题，譬如网民的网络话语失范打乱了公民行使建议监督权的程序，部分个体的激进行为影响了稳进有序的舆论环境等。在网络平台与现实生活深度互联的今天，治理网络意识形态需要在保护民众合法表达权利的同时加大引导力度，最大限度地将民众团结起来，及时了解其思想动态、疏导负面情绪，增强理想信念教育，让网民成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群策群力的正向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谈到思想舆论领域大致分为三个地带，分别是正面力量构成的红色地带，负面言论组成的黑色地带与处于红黑地带之间的灰色地带。[4] 网民的行为失范，网络谣言、网络诈骗、网络暴力的发生，不断挑战着网络秩序的底线红线，如果缺失合理的治理手段，黑色地带必将不断侵占灰色地带，觊觎红色地带，对风清气正的网络环境建设及主流价值观的话语地位造成威胁，要抵御黑色地带的侵扰，就必须对网民的网络行为加以研判，巩固发展红色地带，转化发展灰色地带，敢于攻坚黑色地带。

在较长一段时间中，主流媒体在宣传过程中善用宏大叙事框架，将主要力量集中于应对事关家国兴衰的重大议题，宣传方式与话语环境偏向宏观，善于运用磅礴大气的文体文风。但在现代网络意识形态的话语境域下，主流意识形态的宏大叙事方式却同网络社交平台短小精悍的表达方式有所冲突，为主流意识形态在网络平台的传播造成了困扰。现如今，网络热点、舆论动态惯用细碎化、零散化的语言表达形式，逐渐偏离了主流意识形态善用逻辑和推演的宏大赛道，而逐渐向注重个体感受与舆情反馈的细微化赛道转变，在应对转变时，主流话语体系应当认真考虑是否在网络空间采用生活化、接地气的方式，利用网民喜闻乐见的语言形式融入网络、融入居民生活，消解网民对主流意识形态“高冷”的误解。[5]

2.3 网络意识形态风险的原因分析

随着网络意识形态所在场域的话语主体增多，场域发展日趋复杂，民众在网络平台的信息消费需求增多，社交媒体的更迭也随之加快，从博客到微博，从电子报刊到微信公众号文章，话语权力的逐步下移，传播渠道的逐渐分散，塑造出更为复杂、更加多元的话语环境。不容忽视的是，复杂的话语场域背后包含着来自经济发展、政治建设、文化环境等多方位的影响因素，譬如民众较多关注个人利益、物质生活，较少关注世界建构、精神联系，以及政策落地执行的透明度、法治建设的完善度等问题均是网络意识形态风险产生的重要因素，这些因素相互交织，在网络意识形态场域中孕育出较以往更为复杂的话语体系。

复杂的话语体系也暴露出部分主流媒体话语亲和力不足的问题，要提升主流媒体在网络空间的吸引力和感召力，就需要不断革新、尝试，以多种话语形态方式表达，改良以往照本宣科、呆板沉闷的表达方式，转而采用活泼轻快的网络语言，通过捕捉用户喜好，重塑用户习惯，增强对文本与实践、创新与守正等网络治理方式的把握。此外，应增强对民众关切的利益问题的回应频率，绝不能选择性地漠视网民所关心的热点问题，回避关系民众切身利益的痛点难点，增强网民的信任感，使网民自发地认同主流媒体所宣传的价值观念，迅速在网民群体中引发共鸣，提升网民对主流话语表达的接受度、亲近感、悦纳感。[6]

3. 突破桎梏：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的方法路径

3.1 巩固主导权：把好网络意识形态阵地争夺的旗帜方向

在“棱镜”“X关键得分计划”等监听计划被曝光后，世界各国纷纷将进一步做好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安全提上日程，纷纷将维护网络安全作为保护国家安全的重要举措。用好马克思主义这一安身立命的理论武器是重中之重。在治理网络意识形态的过程中，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立场和方法，不断巩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主导地位，鼓励民众学好用好马克思主义，用马克思主义的生动话语晓之以理，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动之以情，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导之以行，增强主流意识形态在网络环境的公信力、影响力，时刻把握好网络意识形态的旗帜方向，为争夺意识形态阵地提供强有力保障。在治理网络意识形态中，必须旗帜鲜明地拒绝美西方势力通过网络平台宣传渗透，拒绝散播丑化中国、丑化国人的影视音乐，拒绝青少年跌入西方营造的价值陷阱。逐步完善影视文化市场准入条例与审查机制，在原有基础上，对视频、音乐内容分级，处于红色地带的积极引入，灰色地带的转化后引入，黑色地带的坚决不引入，保护民众的思想不被腐蚀侵害。

3.2 提升话语权：网络意识形态在国际话语体系上的建构

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使得我国在对外传播政治意识形态及文化价值观方面成绩斐然，《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系列被编译成20多种语言，通过网络平台传播，

成为中国日益走向世界舞台中心的缩影。中国故事、中国话语正逐渐成为世界上有人听、有人懂的话语体系。

网络话语体系的建构，不仅能为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稳固话语权，完成从参与者到主导者，从列席人到发言人的转变，更是建设网络强国的有力途径。习近平总书记谈到："要从国际国内大势出发，总体布局，统筹各方，创新发展，努力把我国建设成为网络强国。"[7] 从技术、人才、科研成果转化等方面加以创新，努力将网络强国、数字中国、智慧社会的建设结合起来，推动网络技术同社会主义话语体系相融合，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核追求不断融入到网络空间的建设中，同世界各国一道建立起符合发展规律的共同价值理想，为在世界范围内建设意识形态话语权设立标杆与榜样。[8]

3.3 加强管理权：培养具有综合素质能力的网络话语主体

网络意识形态治理工作的难点在于优化话语表达，增强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力，消除网络上的"杂音""噪音"。要推动建立良好网络生态，就必须消除网络上非主流话语体系所造成的不良影响，找准部分网络信息主体对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理解不够、自信缺乏的病灶，重新审视问题，不断增强信息主体综合素质能力，在网络公约的基础上，增强对信息主体的理论教育，为网络意识形态治理创造通路。[9]

增强网络话语主体内心的认同感、自豪感是治疗网络上不良现象的良药，针对部分主体理解不够、信心不足的问题，应该从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创造的一系列发展奇迹入手，通过总结中国共产党艰苦奋斗、不畏艰险的历史史实，用事实讲道理，用历史提信心，增强网络话语主体的民族自豪感与认同感。[10] 同时，进一步增强网络话语主体的信息素养与信息伦理道德，培训提升其信息工具搜集、整理、分析、表达的技能，使其具备在纷繁网络信息中甄别正确信息的能力。另一方面，应对提升网络信息伦理工作给予高度重视，提升网民在网络平台进行观点发表、意见评论时的道德遵循，促进网络社区秉持社会主旋律、传播正能量的行为守则；[11] 网络公众人物、意见领袖等具有一定网络影响力的话语主体，应以身作则，做好公众示范作用，利用自身影响力共同抵御网络环境中的不良信息，号召粉丝一同参与到正确网络意识形态的建设中，以此更好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环境。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44.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187.

[3] 习近平．论党的宣传思想工作 [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354.

[4] 习近平．习近平关于网络强国论述摘编 [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52.

[5] 王赛，杜仕菊．网络意识形态风险：样态呈现、诱因分析与治理对策 [J]. 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9）：24-30.

[6] 王贤卿，吴倩倩．网络空间意识形态智能化治理：何以可能与如何可能 [J]. 内蒙古社会科学，2022（2）：163-170.

[7]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1 卷）[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194.

[8] 陈家刚，王瑶．坚持开拓创新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宝贵经验 [J]. 深圳社会科学，2022（5）：5-15.

[9] 邱园园，庞立生．网络意识形态的感性化传播机制及其治理逻辑 [J]. 理论导刊，2021（9）：60-65.

[10] 徐艳玲，孙其战．"后真相"语境下网络意识形态的治理困境与破解策略 [J]. 山东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6）：95-104.

[11] 葛亚坤．网络语境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建构 [J]. 人民论坛，2016（14）：188-190.

作者简介：陈韦宏（1995-），男，新疆乌苏，新疆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责任编辑：张晓婧）